

◇ 洪永铿 编著

朱敦儒集



朱敦儒集

洪永铿 编著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责任编辑 应伯根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45 千字

版 印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900691-69-3/G·236

定 价 30.00 元

序

朱敦儒，字希真，号岩壑，河南洛阳人。生于北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正月十四日，卒于南宋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正月二十九日。

朱敦儒父朱渤，北宋绍圣年间谏官。生于官宦之家的朱敦儒，对于北宋官场腐败的黑幕自有深刻的认识，遂无意于功名。靖康时曾受诏至京师，处以学官，固辞不受，一直隐于园林，过着诗酒山林的名士风流生活。《宋史》称其“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

靖康烽火，中原先后沦丧，朱敦儒为避乱而逃离洛阳至商丘，接着又流离于淮阴、扬州，后渡江至建康，再辗转经江西而至二广。在这一段南渡流离生活中，无情的现实击碎了朱敦儒的山林清梦，让他亲身体验了国破家亡的惨痛。现实生活的血泪教训，让朱敦儒作了新的生活选择，据稍后于朱敦儒的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记：“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诏广西宣谕明橐访求不仕贤者，橐荐希真深达治体，有经世之才，靖退无竞，安于贱贫，尝三召不起。特补迪功郎，后赐进士出身，历官职郎官，出为浙东提刑。”周必大所记较为简略，元脱脱之《宋史》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述：“绍兴二年，宣谕使明橐言敦儒深达治体，有经世才，廷臣亦多称其靖退，诏以为右迪功郎，下肇庆府，敦遣诣行在。敦儒不肯受诏，其故人劝之曰：‘今天子侧席幽士，冀宣中兴，谯定召于蜀，苏庠召于浙，张自牧召于长芦。莫不声流天京，风动郡国。君何为栖茅茹藿，白首岩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既至，命对便殿，议论明畅，上说，赐进士出身，为秘书省正字。”对于出仕时间，《二老堂诗话》和《宋史》所记较为含糊。与朱敦儒差不多同时的李心传著

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在“绍兴三年九月”处对此有详尽的记述：“己巳（即绍兴三年九月十八日）……河南布衣朱敦儒特补右迪功郎，令肇庆府以礼敦遣赴行在……至是，宣谕官明橐言其深达治体，有经世之才；参知政事席益、吏部侍郎直学士院陈与义又交称其贤，乃有是命。”李心传又在此书“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处补记：“绍兴五年十有二月己亥朔……辛亥（即十三日）……右迪功郎朱敦儒赐进士出身，守秘书省正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此尚有附注作了补充说明：“敦儒既授官（指被任命迪功郎职后），上命德庆府以礼敦遣赴行在。既至，入对，遂有是命。”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我们又可知：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六月十八日，朱敦儒由右迪功郎秘书省正字改任右承奉郎；同年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兼权兵部郎中，行在供职；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夏四月十一日右承奉郎通判临安府朱敦儒并为枢密行府咨议参军；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夏四月为秘书郎；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二月初四日右承奉郎江南东路提制置司参议官朱敦儒为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公事。至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十一月朱敦儒罢官。这段时间，是朱敦儒走出山林，关心国事，峥嵘毕露的年代，他已卷入了南宋最敏感的政治旋涡中心。朱敦儒入仕后的具体事迹《宋史》无详细记载，但从一些有关的史料中，仍可揣摩出一个大概来。还在二广时，朱敦儒就为张浚所赏识。张浚西行入蜀前，曾荐举敦儒为“军前计议”，朱敦儒未曾接受（事见《宋史》）。入仕后，朱敦儒先后与赵鼎、李光等交好（事亦见《宋史》）。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二十五年冬十月”处曾记述朱敦儒第二次致仕时受右正言张扶指责：“如朱敦儒，乃赵鼎之心友。”赵鼎在职时，在军事上颇有建树，为投降派所忌恨，后为构陷，贬海南。朱敦儒与李光关系也非同一般，以后因“交通李光，专立异论”而罢职。李光也是南宋出名的主战大员，据《宋史·李光传》记，李光曾廷斥秦桧奴颜婢膝，投降误国的可耻行为，因而也深招秦桧等人的忌恨，后遭残酷迫害，亦贬海南。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朱敦儒既先后与这些主战大员交好，他的政治态度，大致也可由此窥知一二。可见身受亡国离乱之苦的朱敦儒，他人仕以后，在政治上和秦桧等是格格不入的。他“专立

异论”，不肯附和秦桧等人的旨意，主张北伐金兵、收复失地的政治态度，应该是明朗的。其实这也正是朱敦儒入仕的初衷。如果我们认真读一下朱敦儒的《樵歌》，就可以看到词人对故国的深切思念，对百姓亡国亡家苦难的真挚同情，对投降派的切齿痛恨，对不能实现兴国理想的极度遗憾。这些，也都是我们剖析朱敦儒入仕后政治态度的极好材料。朱敦儒于绍兴十六年末罢职，当时他已66岁。绍兴十九年，朱敦儒上疏请归（事见《宋史》）。后归隐于嘉禾（今浙江嘉兴），从此又开始了晚年闲散的隐逸生活。只是故乡沦陷，流寓他乡；一番入世，却又是报国无门、迭遭打击，生活虽是闲逸，精神却已非复当年清狂，这是可以想见的。

朱敦儒74岁时曾一度复出为鸿胪少卿。当时正是秦桧当国不可一世之时，朱敦儒落致仕又是秦桧一手操持，《宋史·朱敦儒传》记：“敦儒素工诗及乐府，婉丽清畅……桧子熹亦好诗，于是先用敦儒子为删定官，复除敦儒鸿胪少卿。”考诸历史，这时秦桧一方面任用亲信，子侄辈并皆进用，正是炙手可热炎势绝伦之时；另一方面，他残酷迫害主战派，先是杀害岳飞，继而贬谪赵鼎、李光、胡铨等。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秦桧确实需要一批文人来粉饰清平，虚构中兴，制约反对派。朱敦儒在政坛和文坛都颇有影响，清誉在外，朝野皆知，自是上上之选，于是不幸为秦桧看中。这样一来，当时和以后的议者，就认为朱敦儒投靠权奸，没有骨气，于是便大受嘲讽。《宋史》指出：“敦儒老怀舔犊之爱，而畏避窜逐，故其节不终云。”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也有类似的评述。这种分析实在是很有中肯的。这一事件，确实充分反映了朱敦儒本身性格上的软弱性，是朱敦儒个人历史上的瑕点。然而，如果即以此全盘否定朱敦儒的一生，那也是不恰当的。另外，所谓“鸿胪少卿”，原本掌朝贺庆吊之赞导相礼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特为作了说明：“建炎中，废鸿胪寺，及是复置”。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也称：“盖久废之官也。”可见“鸿胪少卿”在当时只不过是一种虚衔，其实并无实权。秦桧之对朱敦儒，仅赏识其文才而并未把他当作亲信，这一点，于此已可明白。从时间看，朱敦儒出为鸿胪少卿一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记甚详：“绍兴二十五年冬十月乙

亥朔，庚辰（初六日）……即除鸿胪少卿”。同年同月“丁酉（二十三日）……令依旧致仕”。前后共十八天。对朱敦儒的一生，现经收集其有关的史料，撰写了简略的年谱，附于集后。

朱敦儒著有《岩壑老人诗文》一卷，又有《猎较集》，皆不传。有词集《樵歌》传世，存词二百四十余首。所以我们对朱敦儒的文学作品，当然以他的词最为直观了。朱敦儒的词，大致可分为洛阳时期（前期）、南渡和入仕时期（中期）和归隐嘉禾时期（后期）三个时期。前期词或写闺脂粉，儿女柔情，春愁离恨；或写疏梅淡月，池塘芳草，林泉诗酒，间或也有一些应酬之作。词潇洒婉丽，清雅飘逸，然而较少积极的社会内容。中期词占了《樵歌》的大部分篇幅，或写对国土沦丧的痛心疾首，忆念家乡亲故的哀痛欲绝，或写匡复故国的雄心壮志，报国无门的郁愤惆怅。富含积极深刻的社会内容，含悲潜辛，摧人肺腑。词风清丽而沉郁，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南渡和入仕时期，实是朱敦儒词创作的黄金时期。后期词人遁世养性，寄情山水，又大量表现隐逸的主题，词风闲适旷放，又隐含着哀伤孤寂的感情色调，与前期的清狂飘逸又不尽相同。朱敦儒的词内容丰富，有些作品很好地反映了靖康前后的社会现实。在苏轼之后、辛弃疾之前这一时期，朱敦儒在词坛的影响是很大的。宋人汪莘称：“余于词，所喜爱者三人焉：盖自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其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弃疾，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也。”（《方壶诗余自叙》）汪莘是看到了朱敦儒对宋词发展的影响的。朱敦儒的词，从语言特色到艺术风格，都有独到之处，作为宋词由苏轼到辛弃疾过渡的这个阶段，朱敦儒不失为词坛大家，他对宋词风格多样化的发展是有相当积极的贡献的。

《樵歌》一名《太平樵唱》。《至元嘉禾志》记：“（敦儒）本中原人，以词章擅名，天资旷远，有神仙风致。高宗南渡初寓此，尝为《樵歌》。”看来《樵歌》的结集，大约在朱敦儒归隐嘉禾以后。《樵歌》三卷较少南渡以前作品，这一点似乎也可佐证。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所记，《樵歌》原是一卷本。至清康熙时，朱彝尊辑《词综》，所见到的《樵歌》

已是三卷本，后来阮元补辑四库未收书目，“依毛晋汲古阁旧抄传录”，《樵歌》也为三卷本。大约《樵歌》原刊本早就湮没于世了。《疆村丛书》刊出较迟，也比较完善，唐圭璋先生《全宋词》所收朱敦儒词，即依《疆村丛书》本。本集所收《樵歌》亦依《疆村丛书》本。

朱敦儒的诗在宋时评价也很高，周必大对朱敦儒的诗、词同样看重，称其诗词“独步一世”（《二老堂诗话》语）。刘克庄在他的《后村诗话》前集中称朱诗“皆警策不蹈袭”。在《后村诗话》续集中又称“此老笔力，有谪仙风骨”。朱敦儒的诗歌结集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我们对朱诗就不能有一个全面而直观的认识了。但在各种诗话及古人的引文中，仍有少量的诗作流传了下来，从这少量被保存下来的作品中，我们仍可看到，朱敦儒的诗有其独特的风格，其内容也较丰富，有的诗作富含社会意义。看来，朱敦儒诗的成就，大致有如宋人的评述。朱敦儒的一些诗散见于一些诗话、《宋诗纪事》和古人的一些其他的著述中。在朱诗的辑录方面，20世纪50年代龙元亮先生参校的《樵歌》所附的参考资料已做了比较全面的收录。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全宋诗》也收有朱敦儒的传世诗作。本集收录了朱敦儒的八首七言，也作了简要的评注。另外，也辑录了朱敦儒一些传世的诗句。

朱敦儒的文极少见到。朱敦儒也擅书法，朱熹对之评价极高。偶览古人书画，见徐邦达《古书画过眼烟云录》收有朱敦儒的《尘劳帖》（即《告别帖》）一幅，大约是朱敦儒在两浙东路提点刑狱任内所作。《（至元）嘉禾志》载朱敦儒归隐嘉禾时曾为天庆观增修圣祖殿作记，今将上述二文一并收于集中。

此集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编撰，由于忙于杂务，一直沿宕至2003年始定稿。限于学识见闻，集中难免有疏漏和偏颇之处，敬祈方家指正为感。

目 录

朱敦儒的词

《樵歌》卷上

聒龙谣(二首).....	1
雨中花.....	4
水调歌头(六首).....	6
桂枝香	16
水龙吟(二首)	18
念奴娇(七首)	22
苏武慢	33
木兰花慢(二首)	36
洞仙歌(三首)	40
满庭芳(二首)	44
满江红	46
风流子	48
望海潮	49
胜胜慢	51
芰荷香	52
沁园春	54

卜算子慢	56
醉春风	57
蹋歌	58
鹊桥仙(六首)	60
临江仙(八首)	67
鹧鸪天(十四首)	77

《樵歌》卷中

木兰花(二首)	92
蓦山溪(七首)	94
朝中措(十一首)	102
促拍丑奴儿	112
醉落魄	113
醉思仙	114
感皇恩(三首)	116
杏花天(三首)	119
恋绣衾	122
青玉案	123
南歌子	124
苏幕遮(二首)	125
浪淘沙(三首)	127
千秋岁	131
定风波	132
踏沙行(二首)	133
梦玉人引	135
一落索(二首)	137
渔家傲(三首)	139
望江南	141
十二时	142
南乡子(二首)	143

行香子·····	145
忆帝京·····	146
桃源忆故人(六首)·····	147
好事近(十四首)·····	153
长相思(二首)·····	168
乌夜啼·····	170
沙塞子(二首)·····	171
西江月(八首)·····	173

《樵歌》卷下

减字木兰花(十七首)·····	182
点绛唇(五首)·····	197
柳梢青(六首)·····	201
采桑子(三首)·····	207
忆秦娥(四首)·····	210
卜算子(七首)·····	214
清平乐(六首)·····	220
昭君怨·····	226
浣溪沙(八首)·····	227
阮郎归·····	234
生查子·····	235
眼儿媚(三首)·····	236
诉衷情(四首)·····	238
菩萨蛮(五首)·····	241
双鹧鸪·····	245
鼓笛令·····	246
西湖曲·····	247
风蝶令·····	247
谒金门·····	248
洛妃怨·····	249

燕归梁·····	250
相见欢(七首)·····	250
如梦令(八首)·····	257
春晓曲·····	263
柳枝·····	264
念奴娇·····	265

朱敦儒的诗

绝句(青罗包髻)·····	267
绝句(谁倚黄旗)·····	267
绝句(轻阴小雨)·····	268
春怨·····	269
小尽行·····	269
种芜菁作羹·····	270
历世·····	271
忆旧·····	272
句·····	272

朱敦儒的佚文

《尘劳帖》(即《告别帖》)·····	275
天庆观增修圣祖殿记·····	275

附 录

朱敦儒年谱·····	279
传略逸事选辑·····	289
词评选辑·····	294
《樵歌》考证文辑·····	295

朱敦儒的词

《樵歌》卷上

聒龙谣

肩拍洪崖，手携子晋^①，梦里暂辞尘宇。高步层霄，俯人间如许。算蜗战、多少功名^②，问蚁聚、几回今古^③。度银潢、展尽参旗^④，桂花淡^⑤，月飞去。天风紧，玉楼斜^⑥，舞万女霓袖，光摇金缕^⑦。明廷宴阙^⑧，倚青冥回顾^⑨。过瑶池、重借双成^⑩；就楚岫、更邀巫女^⑪。转云车、指点虚无^⑫，引蓬莱路^⑬。

【评赏】

这是一首游仙词，晋何劭、郭璞都有游仙诗。至唐，曹唐作游仙诗及小游仙诗，改变格调，后来游仙之作，多叙儿女之情，以及仙人游戏人间之事。游仙词从游仙诗而来，大多也以脱离尘俗，游心仙境为内容。朱敦儒的这首《聒龙谣》并不一味追求超脱，向往虚无，词人只是借用游仙的形式，表达对世事复杂的感情和无可奈何的选择。

词起首二句写洪崖、子晋，暂辞尘宇，点明了游仙之意。“高步层霄”所见尽是“蜗战”、“蚁聚”，则交代“暂辞尘宇”的原因，表达对钻营私利，热衷虚名，倾轧争斗的可悲现实的极度厌恶和鄙弃。“度银潢”几句形成过渡，下阕转入神仙世界的描写。

刘熙载《词概》说：“词之妙，全在衬跌。如文文山《满江红》（和王夫人）云：‘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醉江月》（和友人驿

中言别)云:‘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买。’每二句若非上句,则下句之声情不出矣。”朱敦儒此词则上下阕间存在互为衬跌之妙:有上阕,才显追求的清雅绚丽;出下阕,更形现实的污浊昏暗,由此而突出词人内心的无限怅恨与失望。这种表现手法,其实跟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有异曲同工之妙。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写于被迫离开长安,政治理想破灭之时,《樵歌》虽以词牌结集,不叙年月,但从此词内容与所表达的感情来看,大致仍可知是被迫致仕后的作品,两者的写作背景也相近似。

【注释】

①洪崖、子晋:均为传说中的仙人。《列仙传》:“洪崖姓张氏,尧时已三千岁。”传即为黄帝的臣子伶伦。崖,亦作“涯”。子晋,即王子晋,亦称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据《列仙传》载:“王子乔者,太子晋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传后乘白鹤仙去。②蜗战:《庄子·则阳》:“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后指为琐细之事而相争斗,亦称“蜗角之争”或“蛮触之争”。③蚁聚:如蚁群的聚集,即“蚁附”。《孙子·谋攻》:“将不胜其怒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词中“蚁聚”与“蜗战”相对,都在比喻人间为名利而争斗的无聊现象,极言其渺小可怜。④银潢:即银河(天河)。参旗:星宿名,《晋书·天文志》:“参旗九星在参西,一曰天旗,一曰天弓。”⑤桂花:指月光。宋之问《灵隐寺》:“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词中“桂花淡”意即“月飞去”。⑥玉楼:传说中天上的宫阙。东方朔《十洲记·昆仑》:“其一角有积金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台五所,玉楼十二所。”⑦金缕:指金缕衣,是饰以金缕的舞衣。⑧明廷:指天廷。阙:终、结束。⑨青冥:指天空。《楚词·悲回风》:“据青冥而摅虹兮,遂倏忽而扞天。”⑩瑶池:传说中的仙境,西王母所居。《穆天子传》:“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双成:董双成,传说为西王母侍女。她曾炼丹宅中,丹成得道,自吹玉笙驾鹤升仙。事见《汉武帝内传》。⑪楚岫:楚山,词中指巫山。巫山在古楚地。岫,山。巫女:巫山神女。宋玉《高唐赋》记巫女曾自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⑫虚无:指天空缥缈之云气。⑬蓬莱路:通往神仙世界的路。蓬莱,山名,传说中的仙境之一,也称“蓬壶”。《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

前 调

凭月携箫^①，溯空秉羽^②，梦踏绛霄仙去^③。花冷街榆^④，
悄中天风露。并真官、蕊佩芬芳^⑤；望帝所，紫云容与^⑥。享钧
天、九奏传觞^⑦，听龙啸，看鸾舞。惊尘世，悔平生，叹万
感千恨，谁怜深素^⑧。群仙念我，好人间难住^⑨，劝阿母、偏与
金桃^⑩；教酒星、剩斟琼醕^⑪。醉归时，手持丹经^⑫，指长生路。

【评赏】

此词与前一首《鹧鸪谣》从内容到感情都相接近，当作于同一时期。惟此词感情的表达更为直露，它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词人被迫致仕时的心理状态。

词的上阕写“梦踏绛霄仙去”。首二句状仙去时的轻灵自在，显出摆脱尘俗羁绊的欢愉。“花冷街榆”二句写天街仙府清冷高洁的境界。“并真官”以后几句极写天上神仙生活的逍遥自在。这种神仙境界，正是词人对现实极度失望后的理想追求。下阕抒发“惊尘世”的感慨，憾恨自己高洁的志行不为世人所理解。下阕其实是词人对现实社会的评语，也是对自己坎坷遭遇的痛苦小结，千重悲恨，万般无奈，尽涵其间，正是上阕游仙的缘起。由此，我们就可知道，词人忽发奇想，向往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虽是逃世，但也是对腐败政治不满的表现。结尾“群仙念我”几句，完全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自我排遣，所写内容也照顾到了上阕词意，全词首尾相顾，浑成一体。

【注释】

①凭：靠。②溯：原指逆流而上；溯空，指迎风而升空。秉羽：拿着羽扇。

③绛霄：指天空云霄。明王逵《鳌海集》：“天之色苍苍然也，而前辈曰丹霄，曰绛霄……借南之色以为喻也。”④花冷街榆：指星星在天衢闪着冷光。榆，白榆，指星。古乐府《陇西行》：“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⑤并真官：跟天上神仙在一起。真官，道家所谓仙官。⑥帝所：天帝居所。《史记·赵世家》：“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紫云：瑞祥的云气。容与：安逸自得的样子。屈原《九歌·湘夫人》：“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⑦钧天：钧天广乐，天上的仙乐。九奏：多次地演奏。传觴：指递杯宴饮。⑧深素：深情。素，通愫，指情感。⑨好人间难住：无端地人间难以容纳。好，好好地，指平白地、无端地。⑩阿母：指西王母，戏称。金桃：传说中的仙桃，可使人长寿。⑪酒星：人世有酒官，司酒。传说中天上也有酒星，亦司酒。剩：词中意为“尽量”。如晏几道《鹧鸪天》：“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在梦中。”酹：美酒。⑫丹经：道家有关修仙炼丹的经书。

雨中花

岭南作

故国当年得意，射麋上苑^①，走马长楸^②。对葱葱佳气，赤县神州^③，好景何曾虚过，胜友是处相留^④。向伊川雪夜，洛浦花朝^⑤，占断狂游^⑥。胡尘卷地，南走炎荒^⑦，曳裙强学应刘^⑧。空漫说、螭蟠龙卧^⑨，谁取封侯^⑩。塞雁年年北去，蛮江日日西流^⑪。此生老矣，除非春梦^⑫，重到东周^⑬。

【评赏】

这首词是词人避乱二广时的作品。词表达了词人无限怀念故乡的心情，宣泄了回乡无望所引发的沉痛，曲折地表现了对苟安江南的赵构小王朝的极大不满。

沈祥龙《论词随笔》说：“词之言情，贵得其真。劳人思妇，孝子忠臣，各有其情。古无无情之词，亦无假托其情之词。柳、秦之妍婉，苏、

辛之豪放，皆自言其情者也。”朱敦儒亲身遭际了亡国的惨祸，尝尽了流离的苦难，所以他叙亡国之痛，思乡之意，自有真实深切的感情，他的这类词，也正是“自言其情”之佳作。

艺术表现上，此词最突出之处，在于用反衬的手法，淋漓尽致地传达自己的感情。词的上阕写南奔前在故乡宴饮游乐的逍遥自在，起首即总提“当年得意”，然后铺陈上苑射麋，长楸走马，花朝雪夜胜友欢聚，尽情宴游诸事，横溢出一派太平盛世的融融之乐。下阕写亡国之痛。“胡尘卷地”几句平地波澜，形成气氛上的转折，跌回山河破碎的惨痛现实，与上阕之得意成强烈对照。“空漫说”几句自叙凄惨处境，似隐含请缨无路之苦。“塞雁”二句抒写有家难回的悲辛。“此生老矣”三句在正面感慨中归结全词，更表达了对时局的极大不满。整个下阕充塞着一种辛酸与愤懑的感情。这种感情因上阕的反衬而得到了极有力的表现，所以它就能激荡读者的心灵，震撼人们的感情，因而也就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注释】

①射麋上苑：泛指打猎。上苑，原指供帝王打猎的园林。唐太宗《冬狩》：“金鞍移上苑，王、勒骋平畴。”②长楸：高大的梓树。古人常把梓树作为故乡的象征。屈原《九章·哀郢》：“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词中“长楸”与“故国”、“上苑”都在指词人的故乡——北宋时经济、文化中心长安、洛阳一带。③赤县神州：中国的别称。《史记·孟子传》附邹衍传：“中国名曰赤县神州。”④胜友：有名望的好朋友。王勃《滕王阁序》：“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奉迎，高朋满座。”是处：处处、到处。柳永《八声甘州》：“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⑤伊川：水名，即伊河，也称伊水。洛浦：洛水的水滨。词中“伊川”、“洛浦”泛指长安、洛阳一带；“雪夜”、“花朝”则暗称一年四季日日夜夜。⑥占断：占尽。《海棠谱》沈立诗：“占断香与色，蜀花徒自开。”断，尽。⑦炎荒：南方荒远之地。柳宗元《祭弟宗直文》：“炎荒万里，毒瘴充塞，汝已久病，来此伴吾。”⑧“曳裾”句指奔走依附于王侯权贵之门。邹阳《上吴王书》：“饰固陋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李白《行路难》（其二）：“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应刘：指应璩、刘桢，都曾依附曹氏。⑨螭蟠龙卧：以螭龙蟠卧，隐指隐居。词中指自己处境而言，合上句意谓为生活所迫，只得奔走于权贵之门，哪里还说得上螭龙蟠

卧。螭，传说中似龙而体色黄的神物。龙卧，即卧龙，指有雄才大略而未出仕的人。《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明者，卧龙也。” ⑩谁：词中意为如何、怎样。 ⑪蛮江：泛指岭南江河。中国江河多东流入海。东入海是江河的归宿，词中言其“日日西流”，除描陈蛮江特点而外，也隐含找不到归宿之意，示处境与欲归故乡的心愿乖违，跟上句只有塞雁北去相同。 ⑫春梦：美梦。 ⑬东周：古国名（前 367 至前 249）。周显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于巩（今河南巩县一带），号东周。词中用以借指中原故乡。

水调歌头

淮阴作

当年五陵下^①，结客占春游^②。红缨翠带谈笑^③，跋马水西头^④。落日经过桃叶^⑤，不管插花归去^⑥，小袖挽人留^⑦。换酒春壶碧，脱帽醉青楼^⑧。 楚云惊^⑨，陇水散，两漂流。如今憔悴，天涯何处可销忧。长揖飞鸿旧月^⑩，不知今夕烟水^⑪，都照几人愁^⑫。有泪看芳草^⑬，无路认西州^⑭。

【评赏】

靖康二年（公元 1127 年），金人俘徽、钦二宗和宗室、后妃数千人北去，北宋亡。同年五月，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就在这一年的十月，高宗赵构又南奔扬州。建炎三年（公元 1129 年）二月，金兵逼近扬州，高宗又自扬州瓜洲仓皇南逃，越江而至镇江，经无锡、平江（今江苏苏州）而最后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北宋亡后，大批士人也随高宗南渡。沈雄《古今词话》上卷记：“花庵词客曰：‘希真东都名士，天资旷远，擅词名，从驾南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建炎元年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翌日，发南京……癸未（二十七日），上至扬州。”朱敦儒大约也是从水路随赵构小朝廷南迁的。此词有题“淮阴作”，可见写作时间当在建炎元年冬至